

# 中國革命與我

古島一雄作  
陳鵬仁譯

## 宮崎寅藏與平山周

一八九七年，松隈內閣（松方正義和大隈重信聯合內閣的簡稱——譯者）成立的時候，犬養毅以爲內政問題誰都可以幹，所以主張建立對中國的政策，於是遂建議大隈支出機密費以調查中國問題，並以可兒長一、平山周和宮崎寅藏（滔天）爲外務省囑託（兼任職員之謂——譯者）要其探查南方革命黨的內情。

宮崎是熊本人，其長兄八郎是參加明治十年之役（亦即西南戰爭——譯者）而跟西鄉隆盛同歸於盡的豪傑。剩下的彌藏、民藏和寅藏三兄弟，也都是相當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因此起初並不喜歡與改進黨的犬養見面，惟因受寄食於犬養家的同鄉可兒的勸告，纔與犬養晤見。見面之後，發現犬養與其他改進黨黨員大異其趣，爲人純朴而誠實，因此遂開始喜歡犬養。這是宮崎在其所著

「三十三年之夢」所寫的。

在這以前，宮崎會想做移民事業而到泰國，企圖輸入紫檀，但缺乏資本，無可奈何，惟有束裝回國。

前述三人決定到中國時，宇都宮太郎少校（以後升任上將）曾向平山勸告說，中國南方革命黨的領袖是孫逸仙先生，所以上海以後，請先跟他打交道。於是平山先可兒和宮崎進一步到上海去找孫先生的消息。孫先生的同志始終不肯告訴孫先生在那裡，俟平山說他在英文報紙上看到「孫先生正由利物浦趕回中國」的消息後，他們纔放心說：「孫先生想回國也不能回到故土來，如果可能，請日本庇護他」。平山即時予以承諾，而這就是日本志士與中國革命黨員建立關係的開始。宮崎與可兒稍遲到中國，而以前他們曾由會根俊虎的介紹認識在橫濱的中國革命黨員陳少白，因此爲迎接孫先生，聽了平山的話他倆便隨

時回到日本來。抵達橫濱一到陳少白處，孫先生已經住在他那裡。宮崎向孫先生說明平山與孫先生的同志所訂的約束，並勸孫先生留在日本；惟可能因爲孫先生與宮崎是初次見面，不能放心，於是向宮崎說他要到越南。可是，第二天，孫先生却往訪住在東京市麴町有樂町菜舖樓上的平山，並說：「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決定留在日本，請多多關照」。平山遂陪孫先生造訪牛込馬場下的犬養邸，將孫先生介紹給犬養。在此以前，孫先生並未與日人來往，爾後經由犬養之介紹，與大隈、大石正巳、尾崎行雄見面，更認識了副島種臣、頭山滿和平岡浩太郎等等。此時，犬養就此事會說：

「到中國去調查革命運動的宮崎，在橫濱遇到孫先生，並把他請到東京來。宮崎到外務省說『我並未帶來報告書而帶回人』，使外務省的官員發呆無言。那時我窮得要命，元旦以人家送來

的一條鹽鯉請五十個人的客，不得已遂與頭山、古島（一雄）和平山商量金錢的問題」。

結果平岡負擔了孫先生一年的生活費，而頭山的坂本金彌也出了不少錢。但最困難的還是向日本政府取得准許孫先生居留東京的許可這件事。平山去向當時的外務次官小村壽太郎說：「我們想請孫先生留在東京」，但小村却答說：「中日戰後，正想恢復邦交之際，恐對方誤解日本在援助革命黨，故請作罷」。最後犬養與大隈商量結果，以平山的用人的名義獲得許可。

### 犬養、孫先生與康有為

孫先生以為他所住的房子靠近清國公使館，覺得不方便，正在另找房子時，早稻田鶴卷町的高橋琢也的房子空了出來。高橋做過山林局長，惟在松隈內閣時被免職，因此擬將房屋出租，自己搬到後頭。他的房屋有七百來坪，更有庭院，非常之大。犬養派人去租，高橋却不租給犬養。

當然這是對於被免官職的怒憤，而犬養有一怪癖，「你不租給我，我偏偏要租你的」，於是將他的書生（在人家裡幫做事而得任食以研究學問者之謂——譯者）假說是關博直（舊岡山新見藩主，子爵）的會計，要其向高橋租借，談妥隨便搬進去。犬養租到這座房子，「祇要搬進來了，就不會有問題」，犬養便也把太太帶來。高橋所住的房子與這座房屋之間沒有圍牆，所以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而犬養則故意向高橋的房子那邊說：「既已租到而且搬進來了，我們也就不怕了」等等。這個時候，孫先生常常到犬養家去洗澡，他

既不喝酒，也不嫌粗食。有一天，犬養家正在燒鰻魚，平常一天到晚在犬養家吃蔬菜的孫先生遂大睜開眼睛說客氣話說：「老板娘，今天有好東西可吃呀！」犬養夫人祇笑着，但犬養却開孫先生的玩笑說：「我知道您的日本話在什麼地方學的。」（意思是從藝妓學的——譯者）自此以後，孫先生從不再說日本話。

一八九九年，保皇派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亡命日本。顧保皇之名可以思其義，康、梁是欲以立憲君主主義從裡頭改革清朝者。反之，孫先生一派是企求與漢排滿的一群。犬養對此兩派均加照顧，並力勸這兩者合作，但康派以孫派是不學無術之徒；而孫派則視康、梁為不識時務的腐儒，根本水火不相容。

布引丸事件（譯註一）對於孫先生的革命運動打擊很大。非律賓革命以及惠州之起義皆直接因此事件而蹉跌，其結果，宮崎和内田（良平）不得不在犬養邸大顯身手，由之浪人之間發生內訌，頓時予革命運動以黑暗的前途。而宮崎之著「三十三年之夢」以向同志謝其不明之罪，從而為桃中軒雲右衛門之徒弟，命名牛右衛門，在九州說「浪花節」過日也是正在此時。（譯註二）

### 福岡——浪人之天堂

談到宮崎，使我不得不回憶我的福岡時代。以前，我會受平岡浩太郎之託，到九州日報社去幫忙過。當時，宮崎也受該報社長的野半介之請在該報擔任客座。後來宮崎把雲右衛門帶到博多來就是爲了這個緣故，那時宮崎專改戲本和專做

調整「浪花節」的音調的工作。是則把「浪花節」從小戲台藝術變成大劇場事業固然是雲右衛門的天稟，但宮崎的功勞也很大。而我認識化名服部二郎的陳少白也正在這個時候。

福岡與中國革命具有深厚的姻緣。頭山和犬養之始終庇護孫先生等中國革命志士是無人不曉的，但用於庇護這些革命志士的費用却大多出於笠豐煤礦的礦主。孫先生來東京時，如前所述，平岡負擔了他最初一年的生活費，而平岡潦倒以後，以迄辛亥革命，安川敬一郎負擔了其大部份。在當時的許多筑豐煤礦礦主中，除三井、三菱外，出名的還有貝島太助、安川敬一郎、松本潛、麻生太吉、平岡浩太郎、山本貴三郎、中野德次郎、許斐鷹助和堀三太郎等等，其中人品超群者就是安川敬一郎。煤礦主人這個名稱使人聯想「着炭」（似爲代代從事煤礦業之謂——譯者），但安川家却是具有承繼龜井昭陽（譯註三）之學問的正統的家庭，而安川本身在明治維新後則會到靜岡去跟勝海舟研究過學問，尤其對於中國有獨特的見解。在事業上，安川雖然失敗，但其捐出大筆資產經營採掘大密溝煤炭的中日合辦的事業，確予中國人士以非常的感激。

### 平岡、的野、末永和島田

平岡也是一代的人物。平岡之所以承受頭山的福陵新報以創辦九州日報，乃是爲了鞏固他做爲國會議員能在中央政界見重的地盤。平岡既有膽量，又能說善辯，他在群雄中發揮其三寸不爛之舌時的英姿，實大有千里之駒鳴於朝鳳之概。

是則連大隈也不惜讚揚其爲「鎮西的好漢子」。他之創立憲政黨的確是一天半夜而弄成的把戲，但這種把戲也實惟有平岡才能導演。當時，平岡每天寫給報館做新聞材料的書信，確有如真情實景，歷歷似在眼前。有時候他甚至寫完一卷長達大約三公尺的信紙，裡頭更有寫着「上午二時寫畢」者，凡此真令我不得不驚嘆其精力之絕倫。惟其自我宣傳的氣味太重，所以我常常予以「割愛」。

的野是平岡的內弟，無論對於任何人，他都非常關照。在表面上，他的職業是米穀商，而以「米半，米半」（賣米的野半介之簡稱——譯者）這個綽號爲人們所敬愛的他，對於中日戰爭當時的天佑俠，日俄戰爭時的東北義勇軍，以及中國的革命的援助皆有過極大的貢獻。日後，的野做了國會議員，籍隸於國民黨（譯註四），當其中了大隈內閣大浦兼武的魔手，準備脫離國民黨的前夜，曾來向我說：「因爲某某原因，明日我將跟張三李四去見大隈。我只告訴你，請你諒解。」當晚十二時許，我接到大浦停止收買這批議員的情報。的野等不知實情，照約去見大隈，但大隈對於收買的事却隻字不提。可是他們又不敢向大隈開口要錢，所以的野遂向大隈說他們以此大典政府決定贈江藤新平以爵位，因此他們才願意加入政府黨。但是等了幾天，政府又不實踐諾言，所以又到這裡來要我幫他寫「哀的美敦書」，當然我沒有理他，不過的野是這種變節而又

不便譴責的人。

談到的野，使我想起了末永節、島田經一和

大原義剛等人。末永是末永鐵巖的弟弟，是天生

的詩人，更是個怪人。甲午戰爭時，曾爲報紙「日本」的記者並搭乘軍艦扶桑前往前線採訪，早與宮崎締交，犧牲小我周旋於隣邦志士之間。日後，第二次革命時，曾與胡瑛援助袁世凱，同時又組織名叫肇國會的團體想在東北建設自由高麗國等等，末永的想法和做法恆常出人意料，現今（一九五一年）尙爲健康，他八十幾年的生涯，真是獨步孤節。島田是末永的至友，棄其家統的旅館業而獻身中國革命，徑行直情，從不謀不正，實爲宮崎、末永輩的好搭擋。大原是天衣無縫的好漢，與我同年（古島氏出生於一八六五年——譯者），中國革命和其他事體，他也都一一參加。

在這種氣氛之下，當時的福岡宛然是浪人的天堂。在飯館他們從不向金權低頭。博多有一家叫做常盤館的大飯店，這裡有個名叫「御常」的老下女，她爲人豪爽，很會照顧窮光蛋。當時剛值甲午戰爭之後，爲煤鑛業頂盛的時代，尤其是煤鑛主貝島太助的威力真是不可一世，但「御常」却敢對這位煤鑛主說：

「喂！老貝島，自從你在提鑛燈的時候我就認得你呀！」

她就是這樣不屈於權勢，不把錢當做錢的女傑。因嚮往於頭山，她對犬養和我都非常客氣。她七十歲時，犬養會贈她如下一首詩：

磊磊胸襟無一塵 不阿富貴不憂貧  
居然僂骨眞難老 五十年前俠美人

我是在東京期間因犬養的關係而認識孫先生

，爾後以孫先生爲中心的革命動態我是知道的，但與中國浪人深交，日後更與犬養、頭山等從事中國革命的契機，大多似淵源於我在福岡的時代。

#### 萱野長知的奮鬥

記得是在一九〇八年的夏天，孫先生於日本亡命期間在東京創立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河內成立支部，並籌劃進攻雲南、廣東和廣西的計劃時，萱野長知受了孫先生的懇請偷偷地回到日本來策劃援助。在神戶，跟來相迎的宮崎等見面以後，跟神戶的義俠商人三上豐夷商量結果，武器彈藥的採購，以及輪船幸運丸的租用等等，一切計劃悉由三上來負責，同時擬請孫先生與兒玉源太郎上將在臺灣訂密約時曾參與其事的參謀次長福島安正幫忙，惟福島怕事不肯動，所以萱野遂向犬養報告詳情並向其求援。犬養說：「要他們幫忙，那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官員沒有這種膽量，他們是唯外國的鼻息是仰的，我們應該用潛水艇的方式」（亦即用秘密方式——譯者）。萱野答說：

「說實在話，我們已經託三上在神戶買了槍械和彈藥，船亦都預備好了，且有許多同志在準備參加這次的革命戰爭」。

犬養說：「此外你們還需要中日軍官的指揮刀，這些準備好了沒有？」

萱野說：「這次祇有一萬元的契約金，所以還需要很多錢，不過三上已替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因此已經勉強強強可以出發，但沒有刀的準備」。

犬養說：「那麼刀劍我給你們好了。惟給人看到不好，所以請你擺脫刑警的跟踪後今天晚上偷偷地到我家裡來」

糟糕的是犬養邸門前是警察派出所。當夜，萱野費盡苦心纔混進午込馬場下的犬養邸。犬養親自往還於客廳和內室而搬出來四十幾支長短不一的日本刀，而萱野則用毛毡把這些包起來以洋車乘黑夜很順利地通過派出所前面。做爲國民黨總理和政界之重鎮的犬養，敢冒這種險供給武器的熱情和膽量是任何人所不及的，而肯毫無保留地將多年來珍藏的名刀捐出來的精神更是難能而可貴。

### 辛亥革命與犬養和頭山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底，辛亥革命起於武漢，犬養隨時到中國。我和頭山進一步到上海，住豐陽館。這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先生就任大總統，黃興做大元帥之時。

而頭山之所以動身，乃因爲當時有許多中國浪人在那裡想混水摸魚，因而可能有失日本的體面。爲控制這些人，非推頭山出來不可。而政治方面的事，則由犬養去管。

當時，爲聽取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方針，犬養特往訪西園寺公望而問說：「政府是否絕對不許中國行共和政治？」

西園寺答說：「沒有這回事。鄰國採取何種政體與日本無關；因爲我們有外交部長，跟他商量後我再給您答覆」。他好像很懂事的樣子。但是，過了兩三天，外交部長內田康哉說想跟犬養

見面。犬養往見內田，內田却說：

「中國行共和政治對日本不利，所以我們反對。必要時，日本或將以武力維持中國的君主政體。請您能將這種方針轉達南方革命黨的領袖」。真是豈有此理。因此犬養遂說：「我怎麼能轉達這樣毫無道理的話呢，請您再考慮考慮」。內田受山縣有朋的控制而不能有所動了。

此時都築馨六說希望跟我見面。我去看他，他竟說：

「聽說這次您將跟犬養和頭山到中國去，現在東邊已經有一個美利堅共和國，西邊如果再在中國來個共和國的話，夾在其中的日本帝國的前途將是怎樣請您想想」。我直覺他受了山縣的拜託，所以遂答說：

「您不必操心那麼愚蠢的事」。

犬養既試探了政府的方針，不過說要到中國，他是不能空手去的。因爲革命政府馬上將遭遇到的是國際問題和法制問題，因此犬養請了寺尾亨（東京帝大教授）和副島義一（早稻田大學教授）擔任其事，另外請松平康國（早稻田大學教授）撰寫宣言和其他文書等等。寺尾向東京大學當局說想利用暑假到中國，但實際上他改姓換了名，而在下關給新聞記者探悉且被公開出來，結果被東京大學免職。

### 犬養的孫、岑、康違衡論

抵達上海的大養，認爲孫先生欲達到革命的目的，和形成強大的對抗北方的袁世凱的力量，惟有跟兩廣總督岑春煊和當代的學者康有爲團結

一致以對抗，可是孫先生却說：「岑春煊在湖南總督時代，曾經殺了很多的同志。康有爲是西太后的部下，他希望在西太后指導下改革清朝的，所以我們不能跟這兩個人合作」。於是具有先見之明的犬養遂說：

「這樣不行的，他們必定失敗的」

此時孫先生任命犬養做革命政府的顧問。

犬養生怒說：「這是什麼話。能够任命我的祇有日本的天皇。這種做法是不禮貌的」（譯註五）同時馬上回國。那時日本國會正在開會期間，犬養出席預算委員會並要求開秘密會議而質問說：

「我們政府對於中國的方針，好像中途發生變化，而企圖強制中國以君主制，這是什麼道理呢？」

內田外交部長裝傻說：

「帝國政府對中國的方針是始終一貫的」

犬養大聲怒說：

「在我眼睜黑之前，我是絕不許你詭辯的。在帝國議會，部長且膽敢撒謊言，真是豈有此理！」

內田臉色蒼白，身子發抖。

這時，我尚留在上海工作。於是犬養寫信來說：「你在那裡幹什麼，趕快回來。做了議員還不出席第一次會議，而在那裡幫根本幫不上他的革命的，是對不起選民的。請你轉告岑春煊和唐繼堯說我實在失望於他們的私心」因此我告訴頭山此事，並先他回國。

這次革命，如犬養所料，最後孫先生因不得

不跟袁世凱妥協而失敗。

### 孫先生與桂太郎

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後，急事功的孫先生因秋山定輔的勸說而秘密地來到日本，跟當時由皇宮出來組織第三次內閣，並因擁護憲政之勢力而四面楚歌的桂太郎見面談論亞洲的解放問題。這似乎是當桂準備組織同志會之際，秋山獻給桂以日德合作代替日英同盟，跟孫先生攜手以解放亞洲的計謀。而它的真正目的，或許秋山想利用第一次革命失敗的機會，來把孫先生與頭山和犬養的關係切斷，而代之以桂跟孫先生合作。當時孫先生因為革命失敗正是寂寞之時，尤其孫先生從小就討厭英國的性格更容易使他同意秋山和宮崎的遊說也說不定。這時適值擁護憲政的時期，加以因為桂的為人，在日本滯留的一個月，孫先生始終沒有跟我們聯絡。根據當日擔任翻譯的戴季陶的說法，在明治天皇逝世前，桂之所以擬往俄都，爾後再到柏林，就是爲了想製造實行這項世界政策的機會。戴季陶說：「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終保持這個秘密，惟桂太郎已死，歐洲大戰發生，日本對德宣戰，所以中山先生纔告訴親近的同志」。

### 孫先生之亡命日本

可是巧得很，孫先生抵達東京之日，竟是桂內閣提出總辭職之時，不久，桂更去世，於是孫先生祇有停止與桂來往。不過，桂的說服，對於討厭英國的孫先生似亦有些效果，自是以後，孫

先生的解放亞洲論日趨熱烈。一九二三年，犬養入山本權兵衛內閣時，身在廣東的孫先生，以爲不入大隈內閣的犬養今日竟入閣，一定是已具有能够實行他平日的主張的自信，因此遂給犬養寫了一封數千言的信以表明孫先生擬達到經綸大亞洲的願望。它說：「日本因併吞朝鮮而誤了亞洲的政策，但今日因世界大戰的結果，以英國爲首的列強皆因德不堪，世界大勢爲之一變。此時此地，日本不能一誤再誤，而應爲『亞洲受屈民族』斷然站起來解放亞洲」，同時暗示將跟俄國和德國合作，並以爲革命後的俄國是孔子的所謂「大同」，不必懼怕，日本應率先承認俄國。孫先生之期望於桂而未成者，今似欲期待於犬養。惟犬養未給孫先生回信之前，不幾日山本內閣就倒台了。

而這是以後的事，失望於桂之倒台的孫先生，遂不得不變更方針準備討袁的第二次革命，惟因陳炯明的叛變，黃興的廣東的獨立計劃終於失敗，八月，孫先生又不得不再度亡命日本。

可是，繼桂內閣而起的山本內閣，却顧忌於清朝政府而拒絕孫先生亡命入國，因此在神戶日本憲警不許孫先生上岸。犬養是窮鳥入吾懷抱時則不予殺害的人。他以為第一次革命成功時大家那麼歡迎孫先生，今日革命失敗却這樣冷淡他實在太不應該，於是我到神戶去接孫先生。當時，頭山對我說：「準備犧牲地去幹。其他的事我可以負責」。他的意思是說：必要時請跟孫先生跳進海裡去。不過犬養却說：「現在我要去跟山本權兵衛（首相）和牧野伸顯（外相）交涉，請

不要胡來。我有自信說服他們。」我跟島田經一和菊地良一等同志遂向神戶動身。

### 松方幸次郎與三上豐美

在神戶的諷訪山，有家名曰「一力」的我們同志的旅館。抵達一力旅館後，我們遂跟住在上面的西村旅館而跟孫先生已取得聯絡的萱野長知協商。而我正在準備上船時，旅館的佣人趕送來了一封電報。它說：「山本已同意，請轉告孫先生」。是犬養打來的電報。後來據犬養說，山本雖然勉強同意了，但到門口送犬養的山本，却在穿鞋子的犬養的後面說：「麻煩是麻煩」。好像孫先生之來日，是非常麻煩的樣子。

接到電報後，我馬上到行上去向孫先生報告這個消息，同時向服部兵庫縣長（神戶是兵庫縣政府所在地——譯者）交涉孫先生上岸的事，而服部却說：「不要太公開，請秘密地去進行」。但最大問題是怎樣使孫先生上岸來。因為在孫先生乘坐的船伊豫丸裡有刑警和新聞記者到處在找他。加以有更多的記者來我住的旅館找我，因此除非設法應付這些仁兄，實在動也不能動。商量結果，新聞記者由我來負責應付，而乘我在應付這些記者先生們時，由萱野去設法請孫先生上岸。當時，松方幸次郎是川崎造船公司董事長，所以我們便跟他和三上豐美商量。這時，松方正是在替清朝政府製造數隻價值幾百萬元的軍艦，因此幫忙孫先生的事如果給清朝政府知道的話，他的事業一定會受到莫大的損失。但是，一片義俠之心却使松方不忍坐視，於是毅然答應負責領孫先生

上岸。並且，跟三上兩個人，在諏訪山鑛泉浴場上該山山腰準備了一座別墅。

那一天晚上，乘黑夜，有一條小艇靠近了伊豫丸的段梯 (Landing)。一會兒，該小艇又回來，爾後向川崎造船公司的海面很快地消逝。如此這般，松方和萱野領孫先生在造船公司上岸，並把孫先生藏匿在前面所說諏訪山的別墅。由於這種原因，除我們幾個人外，沒有人知道孫先生已在神戶的山上。因此，許許多多的新聞記者（包括大阪朝日新聞總編輯鳥居素川）陸續續來質問我說：「孫先生什麼時候可以上岸？」而我則從頭到尾一概答說：「不知道。」幾天之後，孫先生跟同樣亡命日本的胡漢民和廖仲愷見面，並偷偷地到東京而在頭山家住一個時期。隔年，孫先生跟宋慶齡女士結婚。

孫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

一九一七年，孫先生回到廣東，組織軍政府為中國革命而奮鬥。一九二四年，在廣東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制定建國大綱。同年，北伐成功，而在南北勢力妥協下，段祺瑞做了臨時執政。孫先生發表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和廢止不平等條約；十一月，應革命軍和段祺瑞之邀請，孫先生把軍事統統交給蔣中正先生後，為協議國事經由日本前往天津，在這途中曾在長崎和神戶停留。當時，我曾代表犬養和頭山去接孫先生，孫先生會透過翻譯的戴季陶要我將孫先生的意思轉達犬養和頭山兩人；孫先生同時在神戶發表主張中日携手的大亞細亞主義。抵

達天津後，孫先生多年的肝臟病重作，遂住進北平的洛克斐勒醫院。開刀後病況沒有進展，萱野遂疾馳北平。據萱野說，他到達醫院時，孫先生憔悴非常，躺在牀上。一看萱野，孫先生起身問說：「犬養先生和頭山先生好不好？」萱野答說，兩個人都很好。孫先生祇點着頭，並問對於他在神戶所做的演講日本人有何反映。萱野說，曾由收音機和報紙帶到日本的每一個角落。孫先生聽到這個消息，覺得非常滿意，他的臉色由一時顯現粉紅色。

這次在神戶的演講，乃是孫先生留給日本的遺囑。孫先生跟犬養的友誼是相當長久的，但孫先生却終於未能恢復其健康，並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以六十之高齡，與世長辭。（譯註六）

（譯註一）菲律賓革命黨托孫先生，而孫先生又托犬養幫忙購買武器，但却因中村彌六的不道義行為，買些不能用的武器和彈藥，且裝於破爛船而該船遇颱風致沉於大海的事件。

（譯註二）「浪花節」念成 Naniwabushi，又稱浪曲 Rokkyoku，在性質上有如中國

的相聲，不過不是由兩個人對談，而是由一個人講故事。

（譯註三）古學派荻生徂徠系統的一位學者，儒學家龜井南冥的兒子。

（譯註四）是以犬養為總裁的日本政黨，不是中國國民黨。

（譯註五）原文說是「任命」，但我想這是一種誤解。應該是邀請犬養做革命政府的顧問。（譯註六）本文譯自古島氏之「一老政治家的回想」一書第六章「與中國革命的因緣」。該書係由古島氏談，速記而成的。由於不是正式的著作，故文字散慢，非常難譯。又，文中對於國父，皆用孫文二字，譯者把它譯為孫先生，這樣似乎比較自然。

金耀基 曹伯一 主編

學術評論 東方雜誌

合訂本問世 每冊售48元

- 合訂本（一）復刊第一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 合訂本（二）復刊第一卷 第七期至第十二期
- 合訂本（三）復刊第二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 合訂本（四）復刊第二卷 第七期至第十二期
- 合訂本（五）復刊第三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 合訂本（六）復刊第三卷 第七期至第十二期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 郵撥第一六五號